

■ 生活在别处

浮躁或许让人频繁做事，却难以真正成事。因为做事需要一个过程，做大事更是如此。远离浮躁，就要有主心骨。让自己静下来，是避免浮躁的妙门。



世说 心语

浮躁心

◎陈广胜

美国管理学者博恩·崔西说：“任何人只要专注于一个领域，5年可以成为专家，10年可以成为权威，15年就可以成为世界顶尖。”

假如作一换算，只要你在某个领域投入7300个小时，就能成为专家；投入14600个小时，就能成为权威；而投入21900个小时，甚至可以成为世界顶尖。可反过来讲，如果你只投入几分钟，那就别想成为什么。

难以断定具体数据的准确性，但我却宁肯相信结论的合理性。当今社会弥漫着浮躁，能沉下来十年磨一剑的实属难得。浮躁的人心猿意马，凡事急于求成——创作想一鸣惊人，比赛求一招制胜，经商图一本万利，当官望一步登天，以至连看书也一目十行。总之，一切快字当头，只为着立竿见影、马到成功。

为何大家普遍拥有浮躁心？这与社会转型期的特定背景相联。由于利益结构的大调整，人们仿佛面对新一轮洗牌，谁都希望抢得先机。特别是见多了走红、暴富现象，就更会滋生易动、急躁的病态心理。通常而言，浮躁者具有对成功的强烈渴望，又不愿为之作长线付出。于是，大家习惯于变幻目标，今天向东，明日往西，或者挖空心思抄近路，总想在“短、平、快”中出人头地。

然而，浮躁或许让人频繁做事，却难以真正成事。因为做事需要一个过程，做大事更是如此，假如一味地压缩过程，就等于扼杀结果。孔子说：“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急于求成的浮躁，可能在短期内生出虚假的“繁荣”，但它很难持久，若有风吹雨打，顷刻便显出原形。

浮躁心堆起的脆弱，在于缺乏时间的积淀。大凡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先前都需要时间的投入，就好比一贴中药，即使各种名贵药材齐备，也省不了一个个时辰的煎熬。相比之下，浮躁只能带来低水平的重复，却无法造就真正的卓越。

既然浮躁不足以成事，为何又层出不穷？这源于人们天生的惰性，总期盼以最少的精力和代价，赢得最大的收获。因此，当听到别人的成功故事，尤其是见了诸多的投机取巧，便希望加以复制。但是，人人都有具体情况，别人的成功自有机缘，并非谁都可按图索骥，能走一条终南捷径。做事必须立足自身的条件和可能，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却不能由此乱了心神。

毫无疑问，人生不是短途冲刺，步伐快慢绝非摆在第一位，关键是坚持到底。恰如人的成就主要靠天份，更需专心致志和能够补拙的勤奋。对走长路来说，方向对就不怕慢，只要不停走下去，肯定能到头。反之，若浮躁地乱碰乱撞，则是自我折腾，极容易将路子走偏，最后不得不回头。

远离浮躁，就要有自己的主心骨。现代人习惯于忙忙碌碌，整天跟着风潮在场面上应酬、消耗，却无暇听内心的声音。许多人浮躁，并非因浮躁带来快乐，实是所谓的脸上有光，不得不掐着秒表追名逐利。急功近利必然急火攻心，人们在浮躁中渐渐地迷失自己，忘了原本应该替自己活，而不是为了活给别人看。

心理学有“延迟满足”的概念。一个人想实现宏大目标，就应驱除浮躁，尽可能克制眼前的欲望，甘愿作长期的付出。北宋司马光便是一个典型，从48岁开始编纂《资治通鉴》，他以圆木作枕，睡觉只要落枕醒来，立即起床修史。如此呕心沥血19载，终于在晚年完成了千秋巨著。可以说，司马光就在寻求更有价值的“延迟满足”，他几乎也是同生命赛跑。未等书卷正式出版，司马光已然去世，但正因脚踏实地拒绝浮躁，才铸就了他的不朽。

事实上，成大器的人须有静气，甚至不可缺一 段寂寞的时光。让自己静下来，是避免浮躁的妙门。而始终置身红红火火的热闹中，极易随波逐流，难以保持一份专心专注。忍受寂寞，一定程度上就是守候成功。只有经受了冷板凳的磨练，熬过走弯路后独自疗伤的苦痛，才能收获极宝贵的心路历程，让自己知晓真正需要什么，值得追求哪些，从而平心静气面对当下，也更有定力去拓展未来。

《无量寿经》曰：“动作瞻视，安定徐为”，明示人不应浮躁，行为处事需安详、淡定，慢慢地为之。可世界瞬息万变，“徐为”又容易失去机会，经书上的话是否适用于普通人？进一步说，拒绝浮躁是否意味着拒绝功利？

毋庸回避，功利是绝大部分人都需要的，但做事就像耕耘，5年有5年的收获，10年有10年的结果，却休想靠几分钟取得回报。纵然从功利的角度，人一生能做的事其实有限，真能做好一件已是 大幸。与其四处出击，浅尝辄止，不如瞄准一处，稳扎稳打地做。“安定徐为”的落脚点是“为”。当克服了心浮气躁，人们的姿态将从从容许多，也能丢开患得患失。若如此，“徐为”反倒让人埋头深耕，在不问收获中成就更有建树的大作为。

有这么一个中年人，三十七八岁，在一家私营企业做机修工。他对文学创作的热爱到了几近痴迷的程度。不知什么原因，他至今没有用智能手机，应该也还没有买电脑——因为他还不知道“伊妹儿”为何物——写文章还真是在稿纸上“爬格子”，然后通过邮寄的方式投递稿件。他是我多年前的学生。

隔个把月，他会抽空来我家串门，也没什么事，主要是聊文学。他个子高高瘦瘦，略微佝偻着背，唇上浓浓的髭须，穿着显得有些不修边幅。他很健谈，第一次来的时候，问了很多诗词格律、文学名著方面的常识——其实用智能手机或电脑上网都可以轻松查到。也聊其他，比如学生时代的校园往事。他说起二十年前老师上课的习惯和口头禅，恍如昨日。他也经常看报纸，我在本地报纸上刊发的几篇小文，他都如数家珍，提起时羡慕敬仰之情溢于言表。

他说他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关于水浒人物的，已经写了好几万字了，却感觉写不下去了。我知道，要给《水浒》

这样的古典名著写续作或者新编，是需要有很丰厚的古代文化知识储备和深入独到的研究的，像鲍鹏山、王路等名家，有那么精深的造诣才能在这方面游刃有余。但是我这个学生连鲍鹏山、王路是谁都不知道。他说，“发表文章怎么这么难的！我投过很多稿子，都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我委婉地给他提建议，让他先从身边题材写起，从微型、短篇入手。

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听筒里都能感受到他的兴奋难抑：“张老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一篇文章在县报上发表了，题目是‘江南的雨’，今天第三版，你有机会看看，给我提提意见！”我上网查阅了他的“处女作”，是一则写江南雨景的小散文，文字清新有点味道，但内容缺乏新意，且只有300来字——大概是编辑为适应版面需要删减的结果。我本应为他高兴，但却无来由地泛起一阵悲凉。

他这样的人，人到中年，不知“为稻粱谋”，却执迷于或许永远难有建树的“事业”，周围的人甚至家人恐怕都要称

其为“书呆子”。作为受他信任、被他膜拜的师长，我感到惶惑：该不该“点破”他呢？是不是应该告诉他文学道路的艰辛，更重要的是他自身条件的欠缺，让他早日迷途知返，知难而退呢？

但转念一想，远的不说，我们周边不是也总有一些逆势而上，化不可能为可能的人吗？比如我的一位初中同学，没考上普通高中，上了职业学校，职校毕业后起先在乡文化站里当文化员，从写通讯报道起步，后来被聘为县报记者，再后来又相继到地区级、省级新闻单位工作，现已任职于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更值得一提的是，工作之余，他一直在爱好的诗歌领域笔耕不辍，如今已出版多部诗集，成了当今诗坛颇具影响力的一位诗人。

另有一位大学同乡学弟，师范专科毕业起先分配在中学当语文教师，后曾借调到县教育局担任科员，业余时间一直执着于他酷爱的语言文字，先是自学考试上了本科，又进一步考研、读博，后以北京大学博士后的身份在中国社科院任职至今。

迎 G20 2016 CHINA



■ 往事如昨

去西湖挑水

◎邓梓鑫(83岁)

一九四八年三月，我虚岁十五岁，到杭州中山中路原八百七十六号一家服装店做学徒。那时杭州一般商店、居民家中没有自来水。这家服装店也是没有自来水。吃的、用的，都是井水，所以要用水桶去吊水。

我们店里有两只水桶，每次挑水都由学徒来做的。我上面二位师兄已经满师了，不属于学徒了，我是学徒，这挑水的工作当然由我来完成。店里的水桶又高又大，我只有十五岁，人长得不高，力气也不大，这两只水桶我只能挑一半。店里一只盛水的七星缸（就是有七担水可以放的缸），一天吃用下来要用掉半缸水，我每天要挑三担水，我每次挑一半，要挑六趟。

那时店对面嘉树巷里有一口井，店里到嘉树巷大约二华里，我每天来回要走十二趟。但井水有时有消毒粉的气味，我师母泡茶，不用井水的，要用淡水泡茶。那个时候西湖里的水叫淡水，西湖里的水来自下雨落下来的水，和西湖周围山上溪水流下来的水，那时西湖水是能喝的。

我师母要我到西湖里去挑水。一般天刚亮我就挑着两只水桶从店里走出，向南，走到英士街（现在叫平海路），再从英士街一直向西走到西湖边，就到三公园了。三公园有个陈英士的塑像，听说陈英士是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国民革命的，为了纪念他特意做了个塑像。

西湖边上一共有六个公园。当年每个公园都有船埠头，我挑着水桶走到船埠头的台阶上，一直走到水边，把两只水桶先放在台阶上，再用右手拿着其中一只水桶，在水里晃一晃，把水桶往水里撒落去，水桶里的水大约有半桶了，我用两只手把水桶拎起来放在台阶上，再将另一只水桶用同样方法把水弄好，在离前面的水桶一扁担距离把后面的水桶放好。扁担上有带钩的绳索，将钩儿放进水桶的提手上，把两只水桶挑起来，走上台阶，往英士街回去，在路上走走息息要五六次。挑到店里，倒入一只小水缸，去西湖挑一次水只能吃二天，水吃光了，晚上我要把水缸先洗干净，等天一亮，我就又到西湖里去挑水。

我三日两头去西湖挑水。春、夏、秋季还可以，到了冬天，特别是落雪冰冻天，路毛滑，我挑着水，走路小心翼翼，生怕滑倒，到了店里身上都出汗了。从西湖边到店里大约有六华里，我隔一天到西湖边去一趟，人是累了点，但也是蛮高兴的。因为天刚亮，西湖边的空气特别好，又有风景看。那时西湖里都是手划船，没有柴油机动船，西湖里的水很清很清的，可以看到湖底。水底下、石板上的虾儿也能看到，鲢条儿游来游去也看得清。我站在台阶上，往北面看有断桥、宝山上，山上有保俶塔。面朝湖中远看，有三潭印月、小瀛洲、湖心亭、阮公墩。向南看有汪庄，还有残缺不正的雷峰塔。

■ 写意人生

春日寻笋

◎徐振宇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家乡瑞山位于诸暨东南部，属于传统农业乡镇，素有“竹海”之称。一场春雨过后，用父亲的话说：挖“胖头笋”的时候到了！

竹笋品种繁多，一年四季都有出产，但惟有春笋特别鲜嫩味美，因而被誉为春天的“菜王”。李商隐笔下就有“嫩箨香苞初出林，於陵论价重如金”的描述。春笋以早春笋为佳，早春笋又以“胖头笋”为佳，俗称“顶土花笋”——笋尖快从土中冒出来的时候，会将上面的泥土拱起来并形成若干裂缝，我们称之为“胖头”。

早春笋无论是营养价值还是经济价值都接近冬笋，

个头却大得多。如果等到春笋破土而出，“无数春笋满林生”时，虽然笋容易找寻，但这时已长成“毛笋”，味道生涩，采挖的话一般只用来晒笋干。

“胖头笋”味美却难以采挖，技术不过关的，很有可能人得宝山而空手回。当然，也有笨办法，那就是“淘根”，先找到毛竹的主根，然后沿着竹鞭走，只要你力气足够，肯定会有收获，这一招就叫：顺藤摸瓜。不过这样容易伤到竹鞭，不利于毛竹来年长势。内行人主要还是以“看”为主，那就是比眼力了。我平时自诩“眼睛挺好使”，这时候却很难发挥出来，因为寻笋不光要求视力好，还要

求眼光独到。蛇有蛇路，蟹有蟹道，毛竹长笋自有自己的一套，漫山遍野地乱挖，只能是事倍功半。但这“看功”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学会的。

寻笋还有一种情况，叫“瞎子拔笋”，就是一脚踩下去刚好让笋给绊着了。我就是这样撞了大运，一个老大的“胖头笋”赫然出现在眼前。我轻轻拨开表面的泥土，胖胖的春笋一下子呈现在面前，欣喜之情难以言表。

“发现”只是完成了第一步，怎样把它起出来最是关键。春笋埋得深，如何下锄，怎样开挖，何时起笋，大有讲究。我最怵的就是这一步。当然，没招了，也有笨办法，那就是把坑挖得大一点，尽

可能让笋体全露出来，看得摸得着，处理起来就方便一些。但春笋有点像冰山，喜欢藏着掖着，露出来的往往只是上面的一部分，主体则深藏不露，而且越是粗壮越是埋得深。春笋娇嫩，锄头稍有偏差，易损伤笋体，那就大煞风景了。竹林陡峭，本难立足，要想使上劲谈何容易。但好不容易起出来了，心里却是满是欢喜。

春笋方解箨，弱柳向低风。沐浴在日落西山的红霞中，我们就像大获全胜的战士一样，手提肩扛，背着战利品下山去，脑子里却想，过几天又该到挖“黄露头”笋的时候了，到时一定再去出出汗！

■ 现代流向

重复与积累

◎石兵

现代人最不喜欢做的事情，排第一位的可能是重复，在大多数人看来，重复便是简单的复制，枯燥无味之极。

粗看起来也确实如此。重复大概是这世间最简单的事情了，因为凡是打上重复标签的事情，必然是已经发生过至少一次了，它再发生时便无法给人以新鲜感，无法激发人的兴趣，让人感到索然无味。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齐白石画虾，从徒有其表到形神兼备，重复了几百遍，终于可以假乱真；杜甫作诗，从平仄不分到

工整简洁，重复过几千遍，终于出口成章；达芬奇画圆，从别扭难看到渐有雏形，更是重复了几万遍，终于出手成圆。

大师们正是从百到千，再从千至万，直到难以计数的重复，才终于悟到了那些看似简单之极的“重复”背后的东西。那些简单的重复其实是在积累，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一个人从懵懂不知的婴孩到长大成人，其实是一个在重复中不知不觉累积着人生阅历与生存技能的过程。但是后来某一天，

你可能突然发现自己的生活不过是“简单的重复”，那些高远的理想显得有些高不可攀远不可及，与生俱来的惰性会告知你，重复是一件多么无聊的事。于是，很多无法坚持的人便找到了放弃的理由，不再重复去做一件踏实的事情，而是选择了放逐与放任。你看似过上了随心所欲的生活，事实上却是在裹足不前，透支自己的生命，直到某一天幡然醒悟，你可能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了进行简单重复的时间。

重复做一件事，也许真的有一丝无趣的意味，但长年累月坚持下来，

你却会发现其中有许多被忽视的有趣之处，譬如，那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柴米油盐才是自己生活在烟火人间刷存在感的关键事物；譬如，平凡的工作其实有着许多对于社会的有益之处；譬如，一本好书读过多遍后能品味到更多的况味，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所以，如果你想干掉无趣，那么就坚持重复那些看似简单的事物吧。你会发现，被你轻视的重复，是在积累生命的厚度与价值，是在为你某一天的质变与升华打下厚实的基础。